

蘇軾臨顏真卿爭坐位法帖

蘇軾臨顏真卿爭坐位法帖

顏廷龍題



無為縣圖書館供稿
安徽美術出版社

蘇軾臨顏真卿爭坐位法帖

供稿者：無為縣圖書館

書名題簽：顧廷龍

責任編輯 裝幀設計：馬世雲

出版者：安徽美術出版社

（合肥金寨路283號九州大廈四樓

郵政編碼：230063）

印刷者：安徽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安徽省新華書店

開本：787×1092 十二印張：十

書號：ISBN7-5398-0183-2/J178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八·八元

一顆被遺忘的明珠

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父子兄弟俱有文名，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蘇軾一生經歷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朝代，這是北宋社會危機急劇加深的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內部黨爭迭起的時代。蘇軾卷入了這場黨爭，『新黨』執政時他被視為『舊黨』，『舊黨』掌權時他被目為『新黨』，因此一生宦海浮沉，仕途坎坷，先後兩次在朝（熙寧初、元祐初），兩次外任（熙寧、元豐在杭、密、徐、湖等州，元祐、紹聖在杭、穎、揚、定等州），兩次被貶（元豐初貶黃州，紹聖初先貶惠州，再貶儋州）。徽宗時遇赦，從儋州北還，病死常州，追謚文忠。蘇軾多才多藝，詩詞、散文、書畫都有傑出成就。散文與歐陽修相埒，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與黃庭堅齊名，合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俱為豪放派巨擘，合稱『蘇、辛』；畫學文同，為湖州竹派創始人之一；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或謂蔡京）合稱『宋四家』。在如此衆多方面取得如此傑出成就，在我國古代文化史上，這恐怕是絕無僅有的。這本法帖是蘇軾臨顏真卿的《爭坐位帖》，既是一本很好的臨習範本，又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顏真卿《爭坐位帖》亦名《論坐帖》，也稱《與郭英乂書》，系顏真卿於唐代宗廣德二年（七四六）寫給右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之信稿。當時郭英乂與權相元載、寵宦魚朝恩相勾結，箝制郭子儀等愛國將領。為取悅魚，郭先後兩次於百官參加之長安菩提寺帝后忌日行香儀式上及興道坊歡迎郭子儀凱旋之宴會上，不顧朝廷禮制，將僅為從一品之魚朝恩尊為上座，使高於魚之尚書等職官屈居下座。與會百官懾於郭、元、魚之權勢，都不敢言；獨顏公不畏權奸，大義凜然，直斥其驕橫跋扈。顏公後遭元載誣陷，被以誹謗朝政罪貶為硤州別駕。這本信稿即《爭坐位帖》，受到歷代書法家、書論家的極高評價。他們將它同顏真卿其他書迹相比，認為是顏書中的精品，米芾則徑稱它『為顏書第一』，蘇軾認為『瓦注（信稿）賢於黃金（碑銘之類）』，也是這個意思。還將它同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王右軍的《蘭亭序》相比，或認為『足為《蘭亭》後勁』，《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王澐）；甚至以為『出《蘭亭》之上』（何紹基）。

顏真卿《爭坐位帖》原稿，北宋時為長安安師文收藏。安曾摹刻上石，石料極佳，摹刻極精，稱為『關中本』，原石現藏西安碑林。據載：蘇軾對此帖極為喜愛，曾於安師文處手拓數十紙，皆鈐蘇氏印記。蘇軾得拓本後，《簿書之暇，每沐浴焚香，大小曾臨數十卷》。這本《蘇軾臨顏真卿《爭坐位帖》》或是其所臨『數十卷』之一。

本帖為蘇軾于元祐六年冬十月潁州（今安徽阜陽）任上所書。它長期以來，不受書法家與書論家重視，其實它在蘇軾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對蘇軾書法藝術的研究，也有很大價值。為了說明問題，請讓我們先引段蘇軾的自跋：

予嘗謂畫至吳道子、文至歐陽、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或曰：『畫、文然矣；至於書法，漢有崔、張，晉有羲、獻，安能以魯公獨擅其長哉？』予曰：『不然。上古之世，惟有篆文，而無草、隸書。向在天府，曾蒙恩賜覽書畫，見上古遺文筆跡，中鋒直下，絕無媚態；漢晉以來，專以側鋒取妍，大失古人本旨。至於魯公，鋒勢中正，直抵蒼頡，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掃盡漢晉媚習，自成一派，無倫（論）其他，但觀《徵座位帖》（即《爭坐位帖》），即知吾言不謬。簿書之暇，每沐浴焚香，大小曾臨數十卷，雖不相似，而書法已愈於宿昔多多矣。』

這段自跋，至少闡釋或解答了三個在書法史上頗有意義的問題。

一、關於顏真卿書及其《爭座位帖》在書法發展史上的地位問題。蘇軾認為：上古作書，中鋒直下；漢晉以來，側鋒取妍；魯公作書，鋒勢正中，因而超邁崔、張、羲、獻，直抵蒼頡。其對書法發展的論斷，或可商榷；但指出顏真卿書，如這本《爭座位帖》，『如錐劃沙，如印印泥，掃盡漢晉媚習，自成一家』，則十分中肯，並為後代書論家所公論。

二、關於《蘇軾臨顏真卿〈爭座位帖〉》在蘇軾書法藝術發展史上的地位問題。像許多偉大書法家一樣，蘇軾的書法藝術風格也有一個形成、發展、變化、完善的過程。其中，中期書風，大抵側鋒、重筆、濃墨。這種書風，與其執筆、運筆、用墨有關。蘇軾作書，『腕着而筆卧』，以腕着案，用『單鉤法』執筆，這樣運筆時筆管斜卧，必然側鋒。側鋒運筆，橫劃的上方和豎劃的左方因筆鋒着紙，容易挺勁，而橫劃的下方和豎劃的右方因副毫着紙，容易流於軟弱乃至漶漫。為了掩蓋這種弊病，蘇軾採用重筆、濃墨，從而形成了豐腴或稱為肥黑的書風。到了晚年，為了矯正側鋒的弊病，他學顏真卿，學顏的『中鋒直下』，而臨習最多、用力至勤的，就是《爭座位帖》，這本《蘇軾臨顏真卿〈爭座位帖〉》是其習顏的成果。此帖書於元祐六年，時年五十六歲。保存至今的蘇書墨迹精品，有《黃州寒食詩》，書於元豐五年，時年四十七歲；《赤壁賦》，書於元祐二年，時年五十二歲。蘇軾認為這本臨本，『書法愈於宿晉多多矣』，同以前比，大大提高了，當然也超過了以上巨跡。說此帖在蘇軾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起碼是不背於蘇軾己意的；如果進一步將《黃州寒食詩》中的筆劃如年、中、葦、紙等字的末筆同此臨本的豎劃收筆相比，就可進一步說此一論斷也是符合實事的。歷代書法家、書論家可能囿於『臨帖不如原帖』的俗見，因而對此帖沒有予以應有的重視。

三、關於對蘇軾書風的評價問題。蘇軾書風與執筆、運筆、用墨方法，特別是與側鋒取勢有關，因此，評價其書風，往往牽涉到這些。對於蘇軾的執筆、運筆方法，從當時起，就有爭議，毀譽不一。黃庭堅說：『士大夫多議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着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這段引文可見當時毀譽之一斑。清代乾嘉以後，推崇碑學，執筆主張雙鉤，運筆主張中鋒、鋪毫，對蘇軾書風於是毀多於譽。近年來評價文藝的標準多元化了，對蘇軾書風也就譽多於毀了。譽的角度也不一致，有以為蘇軾合古法的，也有以為蘇軾是創新的。此帖出版以後，竊以為這種爭議可以休矣。

從上述三點看，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此帖，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此帖原拓現藏安徽省無為縣圖書館。原缺第一頁，我們曾走訪安徽省博物館及私人藏書家，也曾向顧廷龍先生求援，想補成全帙，終未能如願，深以為憾。好在西方的維納斯雕像和東方的《紅樓夢》小說並不因其殘缺而影響其成為偉大的藝術品；相反却增加了其神祕美。

許振軒 鍾必鳳

一九九一年春

〔注〕蘇軾於元祐六年八月以龍圖閣學士知穎州，閏八月到任，治所在今阜陽。元祐七年正月移知鄆州，尋改揚州，三月到任，治所在揚州，別稱維揚。八月以兵部尚書充分南郊鹵簿使召回。跋云『元祐六年冬十月書於維揚官署』，與史實少乖，特此存疑。

莊國魯郡開

國公顏真

何 謙 奏

寓 書 于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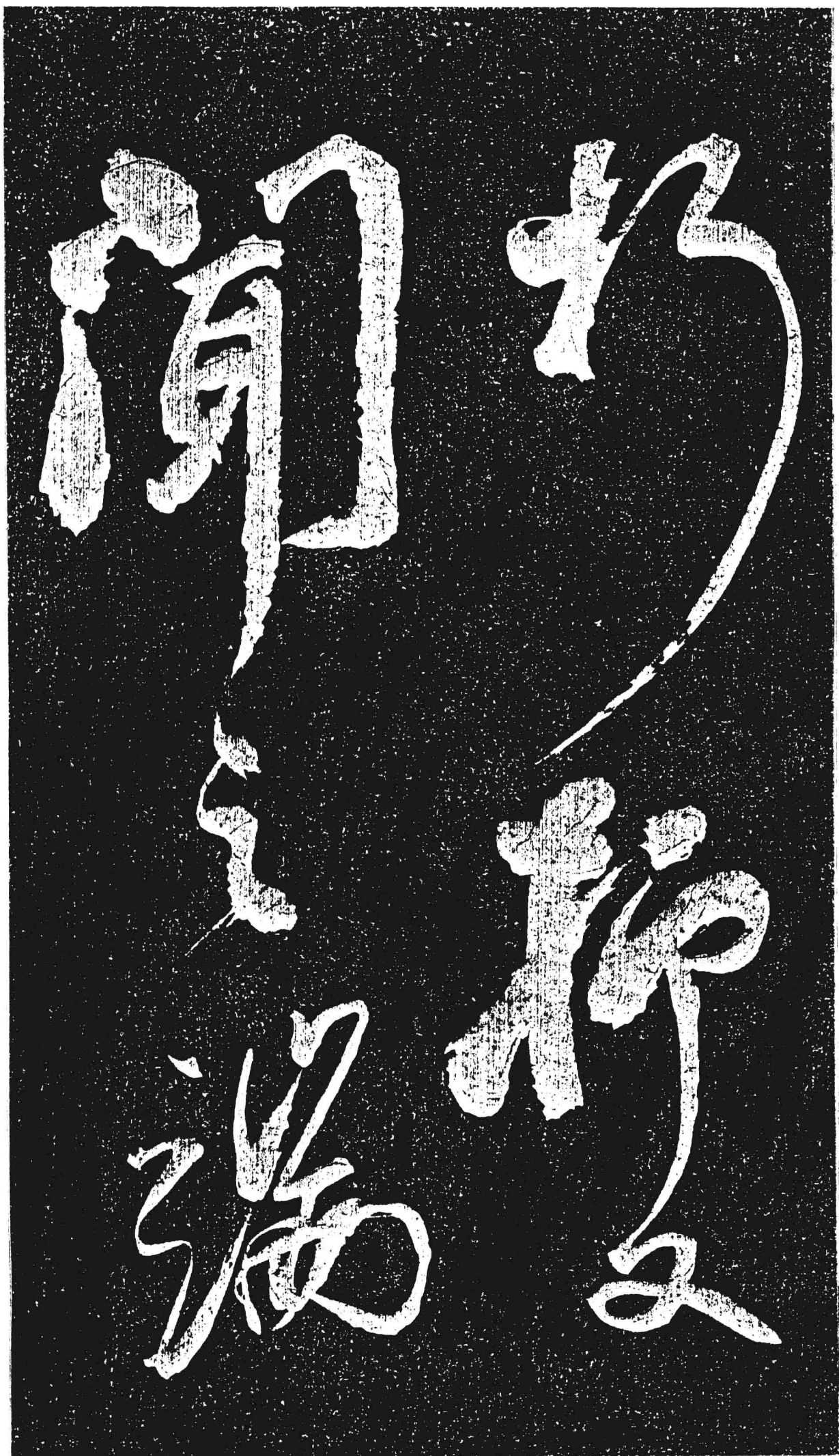
僕射定襄郡王郭

閣下蓋

太上有立德

其
功
是
之
謂
不
立

其次有立
功是之謂不



撰者百寮
之師長諸

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

漢射挺
不朽之功業

當人臣極地
豈不以才

為世出功 冠一時

